

·艺术·

以芭蕾语汇诠释文化意蕴

——《写意敦煌》的审美表达路径

□ 马正国

一座敦煌莫高窟,藏着千年不语的沙;一个求索者的舞步,把光阴踏成朵朵莲花……前不久,兰州大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写意敦煌》首演。该剧集结国内实力派创作力量,以凝练的舞台意象和芭蕾语汇诠释敦煌意蕴,呈现敦煌文化内核,是甘肃舞台艺术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该剧以主角火寻的心灵求索为叙事主线,分《尘世》《洞窟》《涅槃》《云水》四幕,呈现主角由世俗迷惘走向精神澄明的升华历程。

《尘世》以丝路市井的繁华景象为背景,隐喻主角内心的空虚与迷惘;《洞窟》一幕,主角步入石窟幽境,仰望飞天曼舞、藻井流转,于千年文明的静穆观照中豁然觉醒;《涅槃》以玄凤、雷公、电母等强烈舞台意象呈现主角内心博弈,在自我审视中完成精神的蜕变与超越;《云水》中,连根穿过淤泥,白雪覆盖大地,涤荡尘嚣,主角最终抵达圆融澄澈的生命境界。全剧以意象化叙事串联起主角的困惑、觉醒、淬炼与升华,尽显东方禅意与审美品格。

《写意敦煌》在艺术特色、舞蹈语汇、精神内涵三重维度实现革新,以开阔的艺术视野与大胆的创新实践,为敦煌乐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写意之美

敦煌舞创作长期沿袭写实叙事路径,以线性情节架构故事脉络,依托戏剧冲突驱动叙事进程,通过场景复刻实现历史文化的具象化表达。芭蕾舞剧《写意敦煌》另

辟写意化创作思路,以舞者的精神游历为脉络铺展篇章结构,将尘世烟火、洞窟礼佛、禅意涅槃、云水幻境依次铺陈,依托东方写意思维,以凝练的舞台意象承载深层精神内涵。观众既可以从具象舞台呈现中触摸丝路文化与石窟艺术的风貌,亦可透过舞蹈表达体悟敦煌文化关于生命求索的深层内涵。

在全剧的审美营造上,作品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独特的艺术气韵。一方面撷取伎乐百戏、西域驼队、团扇仕女等鲜活风物图景,还原丝路市井的烟火百态;另一方面吸纳藻井纹样、飞天伎乐、凭栏仙女等经典壁画符号,写实元素与写意审美交织,以真实历史素材夯实作品根基,以写意的艺术处理提升审美层次,让舞蹈本体与东方美学在舞台空间自然相融,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体验。

舞蹈之变

敦煌自古为丝路文明交汇之枢纽,敦煌文化的多元得益于东西方文明的长期浸润与滋养。纵观敦煌乐舞的演变轨迹,其艺术风貌在各类审美碰撞中迭代生长。《写意敦煌》深挖敦煌文化内核,突破单一舞种局限,以本土化创作思维重构舞蹈语汇,探索中国芭蕾舞艺术表达的新边界。

剧目打破古典芭蕾单一的动作模式,搭建起多层次的身体表达体系。舞者下肢动作根植芭蕾技法,以开、绷、直、立的技术规范,依托足尖完成舞台空间调度;上肢糅合敦煌舞标志性的“S”形姿势和经典的三

道弯体态,结合古典舞气息的运行法则,注入中国舞蹈的身韵,呈现出含蓄内敛的身体表达方式。

除此之外,剧中团扇仕女、凭栏伎乐等舞段,借鉴汉唐古典舞的身体表达范式,呈现其舒缓含蓄、典雅端庄的审美气韵。主角火寻的舞蹈语汇设计更是别出心裁,依托现代舞不拘一格的肢体语言表达人物特性,松弛外放的身体姿态与沉静厚重的敦煌文明形成反差,在跨时空的碰撞中完成精神对话。

回望中国芭蕾舞七十余载的发展历程,肢体语言的本土化革新,始终是中国芭蕾舞民族化转型的核心命题。《写意敦煌》融汇芭蕾舞、敦煌舞、汉唐古典舞与现代舞多重语汇,既体现出创排者驾驭多元舞种的艺术自觉,也是对中国芭蕾舞民族化创作经验的接续传承与创新拓展。作品以多元交融的舞蹈形态呼应敦煌文化多元共生的底色,为中国芭蕾舞民族化探索提供了实践参照。

精神之境

近年来,敦煌题材的舞蹈创作逐步跳出对经典符号的临摹与复刻,转向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度的深度挖掘,这已然成为学界对当代敦煌舞创作的普遍期许。

该剧以角色的心灵嬗变为隐性线索,依托舞台意象层层呈现。首先以市井宴乐、舞俑百戏等具象符号,还原古丝路鲜活的世俗生活,诠释出敦煌文化

中的世俗部分。热闹喧嚣的尘世万象之下,剧中主角仍困于内心迷惘,身在浮华却难觅心安。这一精神境遇,恰是古今世人共通的情感写照,让尘封于历史的敦煌文化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刻共鸣。

其次,石窟构建的场景,是促成主角心灵转折的核心场域,洞窟内飞天起舞、伎乐凭栏眺望,主角置身于文明交织的时空里,在飘逸灵动的舞姿间,体悟安然宁静,也从多元交融的乐舞风貌中,触摸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核,在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中完成内心顿悟,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重塑。

整部作品对精神内核的诠释,既保留了人间烟火的温热质感,又承载着文明沉淀的生命张力。剧目以人物的心灵蜕变,传递出敦煌文化所蕴含的处世智慧,为当代人安顿内心、调适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沉静而深邃的文化启迪。

(本文配图①②③均为《写意敦煌》剧照,①③郎兵兵摄,②林振杰摄)



医者仁心映草原

——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

□ 张梦瑶

原上的生活是真实的,牧民们的心是滚烫的。大家的热情与温暖,时刻感染、包裹着他。转变是在一次次无法预料结果的手术中悄然发生的。每一次,当他面对牧民们满怀信任与期盼的目光,每一次,当他陷入艰难抉择近乎绝望时,正是这片土地上最质朴的生命呼唤,激发了他作为医者的本能。在简陋的环境中,方原撑起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在从死神手中夺回一条条鲜活生命的过程中,他开始重新审视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整场话剧情节紧凑,冲突设置紧紧围绕地方文化、生活习惯、传统观念等多重差异自然展开。在剧中,方原在个人理想的光辉与现实困境的磨砺之间所做出的每一次艰难抉择,无不扣人心弦,引人深思。

该剧在现实与回忆的交替中展开情节。一级演员朱衡饰演的老年方原,声音雄浑,苍劲有力,入木三分的演绎震撼人心。甘肃戏剧红梅奖获得者马翔饰演的青年方原,则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怀揣信念与理想的年轻人身上迸发出的强大力量。在抢救当地儿童的一幕戏中,艰苦的医疗条件和危险的病症,让方原陷入了迷茫、痛苦的抉择。生死存亡之际,刻在骨血里的医者本能唤醒了方原,他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手术室。台上灯光冷暖交替,映射出众人焦急的复杂心情,青年方原和老年方原跨时空同框,共同讲述了这场跨越生死的救援。这一舞台处理,不仅是空间的并置,更是精神的传承与回望,让观众深刻体会到,正是无数个这样惊心动魄的瞬间,铸就了方原作为一名医生的坚定信仰。牧区人民爱戴他,草原姑娘青睐他,方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价值所在。而在这背后默默支持他的,是他无法侍奉在侧的父母。剧中用恰到好处的笔墨描写了方原的父母。这对平凡质朴的上海夫妻,以无私的爱和包容培养出了草原上的英雄曼巴。在方原无数次心生倦怠、想要返回故土时,他的父亲循循善诱,嘱托他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做出一番事业。方原的母亲尽管有千般不舍,也依然温柔成全,尊重他的每一次选择。这一家庭线的铺陈,让观众看到英雄背后并非孤身一人,而是有着深厚的亲情支撑,也使得方原的形象更加立体、真实。

舞台通过多层次不同空间的还原,来夯实人物形象。一边是充满市井气的上海弄堂,一边是辽阔的阿万仓草原,通过场景对比揭示方原思想上的落差。剧中,一方面写意,用朦胧简约、带有象征性的布景以及灯光,营造出草原的苍茫辽阔;一方面写实,精准地还原带有民族特色的道具,如古朴的酥油桶、低矮的毡房和栅栏,真实再现了藏族特有的生活场景,而吃糌粑、喝青稞酒、跳锅庄舞等,更在舞台上呈现出人间烟火气。

茫茫草原和上海城市的场景转换,也折射出主人公内心的成长。从第一次依依不舍地离开家,到第二次返乡带回即将成婚的消息,再到执意举家重返草原,这些选择的背后,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和一颗真诚的心。方原的父亲期望儿子能在草原做出一番事业,而受到方原熏陶的方思源,也选择像父亲那样留在草原扎根奉献。故事到这里得到升华,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了一个家庭、两代人的传承,让观众在感动之余,也看到了精神血脉的延续。

阿万仓草原上,方原以生命守护着这片滋养他的土地,虽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黄河首曲九百里,茫茫草原天地宽。”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这位“草原曼巴”用一片赤诚之心写下了一首壮美诗篇。

(本文配图④⑤⑥均为《青青的阿万仓》剧照,尹雪峰摄)

阿万仓坐落于甘南州玛曲县,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更有动人的故事。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王万青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将一段尘封的岁月搬上舞台,让观众在光影交错中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

20世纪60年代,剧中“主人公”、上海医学院毕业生方原,怀揣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信念,远离故土,奔赴阿万仓,立志干出一番事业。在艰苦的条件下,方原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克服药品匮乏、气候恶劣、语言不通等重重障碍,在日复一日为牧民医治的过程中,他的“诊所”早已不限于卫生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而是整个阿万仓草原。

《青青的阿万仓》以独特的艺术构思,采用双线叙事、跨时空对话的叙事结构,向观众生动展现了主人公方原完整的成长轨迹,以及他内心深处复杂而真实的情感纠葛。编剧王登渤以深沉的历史情怀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将主人公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凝练为舞台上的动人篇章,既忠实于原型人物的精神内核,又赋予故事丰盈的血肉与温度,在双线交织的叙事中投射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该剧细腻地捕捉了方原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彷徨与挣扎。背离黄浦江畔的繁华,告别父母的呵护,方原的内心并非没有不舍与眷恋。初到阿万仓,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迷茫。然而,草